四庫全書

史部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任將

宋英宗時知諫院傅堯俞上奏曰風聞有朝旨令中外臣僚選舉班行漸擇堪充將領者實朝廷經遠禦備之急務也臣輒有短見庶裨萬一惟陛下詳擇臣伏以小廉小謹或非壯夫所長使貪使愚固亦兵家舊說故古

人取跅弛之士信史紀不羈之材若使論薦者保其清
廉深慮豪勇者有所遺落欲望將來所降指揮只取材
武縱有痕累不甚重者皆得充舉仍但云若不如舉狀
甘當降黜更不云如犯正入已贓甘當同罪則採擇益
廣而可以盡人之材力或有可取乞賜施行
堯俞又上奏曰臣聞有備無患古之善經今則不然直
患至而後為之耳臣向聞涇原路數奏邊事於是易置
官吏為備頗急近日書奏稍止即不聞更有張皇邊徼

之心顧不窺揣輕重向若諒祚猝然長驅又豈容邊為之備哉況其姦詭未易可量今朝廷之慮轉而在鄜延矣臣竊料敵人若不遂為患者亦將威脅邊吏以逞其無厭之欲其所以待之者苟為未具則又將徇其求矣臣謂宜及其未然講脩戎備凡將吏之輕易老疾罷駛未更事者一切換去度敵至足以恃而無恐有請得以拒而不疑則庶幾其可矣儻因循且已他日又或倉黄猝遽恐遺悔遂大至於臨事易帥兵家常忌昨知渭州

施昌言之罷人不謂之非者以為猶愈於必敗事耳此豈獨昌言之過固亦付授之失宜今慶州孫長卿頗知錢穀材非將帥輕易寡識西道共知平居固已乖方緩急豈能辦事未敢畫一條其跡伏望陛下置之他處姑任其長毋俾異時為邊防之誤臣又聞董氊諒祚屢有解仇之約賴天之力姦好未成傳聞相攻莫審虛實見利忘義遠人之常萬一翻然改圖合從東向則為患不測惟陛下數謀於大臣思所以間離之而務為維御之

術則天下幸甚

神宗熙寧元年殿中侍御史裏行錢顗乞擇將久任狀

曰臣竊以朝廷之患莫患於無將帥也蓋承平日久中外臣寮唯能孜孜講及文法不及於武備豈所謂安不忘危之意也而况北敵猶梗西戎未賓非朝廷無事之時也陛下試環視中外可為將者誰耶可為帥者誰耶陝西河東河北三路九十餘州軍見邊任有謀略有果勇威望可以壓服西北者復何人哉此宜為國者預謀而

深慮也臣聞祖宗之時外多名將皆委之久任而責其成效若李漢超之守關南趙贊之守延安皆十餘年倚若長城著立功勲無西北之患者將帥得人也國家求將之心雖切選將之路不廣近臣雖曾奉詔舉將領奈何限以資品武勇智略之在下位者無由而進雖有頗牧之才焉得而用之今之命帥則唯用侍從貴官遣將則多以閥閱子弟素不諳練兵術一旦委之要地授以重柄前日横山之謀為國生事蓋失於不久任也臣願

陛下詔二府大臣兩制近侍及中外文武監司知州已上各舉堪充將領者二人不以官職高下果敢有武勇者為一等沈厚有方略者為一等籍其名而用之分布三路法祖宗之久任責其成效有功則不次遷擢厚加賞賚激將帥之心沮蠻夷之氣天下久安之策不過此也朝廷裁擇施行

哲宗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狀曰臣昨者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訪聞有

旨除劉昌祚知渭州臣竊聞劉昌祚嘗以小功先朝用之管軍知延州中外不以為允先朝升遐召入宿衛物議稍以慰愜今者渭州之命羣議復駭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揮國家承平百有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得其道也臣常伏念禦邊禦戎深得上策所以為後世者久而不可以改此其一也唐先天開元中薛訥

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李適之自節度入相李林甫疾儒臣以邊勞至大任欲杜其漸以固己權說明皇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强而西北未靖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長戰馬矢石間陛下用之必盡死力明皇然之以安思順代李林甫領節度擢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為大將林甫利其武人無入相之資故安禄山得兼三道勁兵卒稱兵蕩覆天下唐室遂微臣竊謂祖宗之法不任武人為大帥

用意深遠非淺見者所能測之如昌祚人材未為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付屬而祖宗之法由此廢矣伏願選内外文臣從官可以守邊者使之帥守則祖宗之法常存而不廢不幸後世有引此時為比使武人帥邊而不虞之禍如前世之甚者豈可不預防其漸乎

右諫議大夫孫覺乞熙河選將如折氏世守狀曰臣竊聞熙河困陝西以及天下幾十五餘年矣臣聞其歲費數百萬略以十年計之為四千萬以朝廷本為熙河舉

西師不能斷羌人之臂徑可以復靈夏而包賀蘭前日
大舉西師不得羌人一級而坐費數百萬於黠羌兵馬
馱乘死者不可勝數器仗弃捐如山邉人至今為國寒
心自朝廷開熙河以來負罪官吏無賴游客冒名入仕
與擁高資為富人者不知其幾百家矣吮啜生靈之膏
血以厭飫無賴之人何歟臣愚習聞祖宗時河西折氏
置之最為得策今天下一百三十餘年而折氏祖父子
孫相繼皆忠順勁勇為國捍守此實措置得其道也今

熙河之地使帥守得人為朝廷無窮之計蕃將之中如折氏者得一人或兩人漸為措置三五年後擇其可付屬者付之計朝廷不愛官爵以寵之但為我守能捍外寇則世世如折氏可也其他經營久遠之策密院臣寮必有能為朝廷謀者

二年孫覺為給事中又論帥臣當使便宜行事狀曰臣竊聞陝西諸帥臣皆朝廷夙所選擢及被邊稍有警急事事聞於朝廷從來倉猝又須應副臣恐委任帥臣之

道為未盡也臣以為諸路帥臣之中唯陝西五路朝廷之所留意萬一有警帥臣自有所處則朝廷無事矣今御帥臣之法太急不敢以便宜行事故帥臣凡邊事不以大小悉聞於朝廷臣謂宜稍略其法使帥臣便宜於邊境之間然後責以邊事事之小者不以聞於朝廷稍習用祖宗禦邊之道則帥臣悉心朝廷無事矣

貼黄臣聞定州韓忠彦時有請於朝廷不敢以邊事為任帥臣之中不任責朝廷又不責之如此則帥

臣虛設矣

五年中書舍人王岩叟論不可以走馬一言輕易元帥狀曰臣伏覩初六日除目延安趙卨太原滕元發皆進職臣當行制忽得指揮收還臣不知所以固已疑之今日乃以潁昌范純仁易元發竊聞用本路走馬奏章遂有此除臣謂朝廷進退大帥固當重謹不可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議豈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果若可疑自當令本

路監司公共體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况聞元發在河東頗有顯效為士大夫所稱按本路每歲入秋即自近裏州發馬兵往戍河外涉春乃還坐耗芻粮於難得之地不知幾萬計前此帥臣度知無事未有敢不遣戍者去秋元發獨能不遣為國惜費其利甚博蓋其明見事機以身任責故為之不疑衆論莫不嘉元發有大帥之略臣計陛下必不知之知之宜不遽易也今言者蔽其所長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暴之則其愛憎之情自

已可見夫有顯效不録而言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為陛下盡心者既以走馬一言易元帥元帥將人人畏憚此曹有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人人侵侮其帥有驕横之勢陛下不可不察也此風浸長非朝廷美事昔季布為河東守孝文常召至京師留邸一月而罷還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孝

文謝焉臣願陛下思季布之言察元發之事勿蹈孝文之失以為識者歎惜臣愚忠不勝惓惓

貼黄一元發不足惜所惜者朝廷進退帥臣之事體爾如臣言可採伏望指揮少留告命速召大臣別加詳議施行陛下以方面屬人毁譽之聽不可不審善惡之實不可不考若其人材畧足以當事雖小有疾何害於卧理如其無能雖壯安用

八年御史中丞李之純上奏曰臣伏以西戎未附邊鄙

用兵守土之臣不宜屢易蓋欲責其實效必須假以歲月况帥臣總握中權指授規畫日久而後士心信服料敵折衝立威制勝日久而後敵心知畏未有歲月淺近施設尚疏而可立武事也近者慶渭二帥召還移替皆未成資若以護邊有功猶宜增秩以久任若以備敵亡狀豈當免過而優遷欲望精選才臣付以閫外應機制變得以專行明示三載考績之限非以功進以罪黜更不先期除代庶幾邊事整備而戎人款服

紹聖三年陝西路轉運使張舜民請內外臣寮各舉堪任將帥狀曰臣伏見近年以來宿將凋零今歳為甚雖詢其人才固有精粗是皆自英考神宗識拔切磨收養出生入死之人也使其分有脩短何獨至於今日摧頹剥落之為甚也臣雖愚昧陰以為懼臣竊觀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興歎側席而為憂在趙則强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

此豈皆戰之功其聞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聞望精
神有以服人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
方今邉孽未殄疆埸屢騷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
理也傳云内無良將外有敵國此秦之君臣猶以為憂
况以天下之大者乎臣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枇
幹栝栢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培之植之以充
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唯其先幾有備之實能免
倉卒不及之患臣今欲乞聖慈詳酌指揮内則侍從臺

諫管軍臣寮外則帥臣監司各舉所知堪任帥者三兩人不限出身要在人才實有謀勇然後朝廷面加審擇其所降指揮乞嚴立條式以示朝廷必用之意非若常舉之汎汎臣之嘗言若蒙采聽然其驗猶在十數年之後

貼黄臣今所言若蒙朝廷采納其所舉人已經選任若路分都監已上更不在奏舉之限所貴人才在下者皆得上達近日蘭州种宜身亡臣常黙計其

代者兩日而無所得竊惟廟堂遴選之際亦已為難矣當平時擇一邊州守臣猶爾難得況一旦應急任人從而可知臣所以出位進言其在於此

哲宗時翰林學士范祖禹論曹誦劄子曰臣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事候姚麟回日依舊雖非正授止是暫權然於事理有二不可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

專制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也自唐室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發也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其不可一也自英宗以來不用外戚管軍蓋以管軍之臣止有三人而外戚素非將領又無勲勞止縁恩澤遂為統帥豈得將士心服哉神宗時曹佾雖為中書令封郡王止奉朝請而已今陛下初聽政而開外戚管軍之漸示人以私非所

以為後法其不可二也臣無言責然備位侍從國家事有未便無所不當言與其言之於大不若言之於小言之於著不若言之於微伏以先太皇太后九年之中内外無毫髮之私天下未嘗有間言陛下總攬庶政四海方屬耳目臣之愚誠不欲使有識之人指某事不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無之今陛下有之思某事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有之今陛下無之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改正庶不違祖宗故事

時御史中丞蘇轍論張頡不可用疏曰臣伏見朝廷以
置渠陽軍為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
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為梗者何也任非其人
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他才略昔被朝
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既為蠻衆所圍用胡田之
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
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
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

屢以為言而朝廷屬任義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
臨敵不可易將為詞終欲庇義問不䘏邊人肝腦塗
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
頡知荆南頡自瀛徙荆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㫖令單
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葢義問之所以
敗者闇而自用狠而失衆今頡猜嶮闇愎又甚於義問
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
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内掌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

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戸部

侍郎臣時為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

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

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戸部不同蓋臨敵統衆

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邕州意

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

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

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為桂州經略使始因靳吝小費終

以措置乖方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
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卒皆陷没先帝震怒差官
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
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
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
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著自先朝非獨
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
據謹别具閒録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

令預聞邊事別揀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

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為過當臣今所言

但以頡為性猜嶮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事

李廌上論曰臣聞牛羊欲其茁壯也必其善牧車馬欲

其習服也必其善御矧軍旅之事將帥之職畀之以師

律付之以疆埸内欲重吾國外欲克吾敵顧不慎哉不

可以三軍之元帥姑且備其員兩國之民命聊且試其

技不攷其可必為國禍不求其良必為民殃故當築壇

告廟之始必觀是人果足以稱此禮乎至推轂授鉞之際又觀是人果足以勝吾任乎昔在戰國之紛紛不惟君可以擇臣而臣亦可以擇君當時英雄挾其長游䟽諸侯能用我者然後任之故欲求將不可遽得今天下為家四海為畿罔匪臣僕英雄盡入於彀中多士咸在衆技自獻惟君王所擇所謂能稱築壇告廟之禮能勝推轂受鉞之任者固亦有之在所選而已昔之論將者其材有五曰勇曰智曰仁曰信曰忠將何以貴乎勇蓋

直以養氣威以克愛剛以致其敢義以致其必蔑視敵國而砥礪三軍吾之所指曷敢不從死吾之所麾曷敢不從移非勇則不可犯矣將何以貴乎智蓋使貪使愚各求其所須使勇使智各効其長技俾敵常為客而不足我常為主而有餘我常致人而人必應人不可致我而我自如為勝敗之政如神人黙運制奇正之術如環無端非智不能也智則不可亂將何以貴乎仁蓋以慈養其惠以惠養其威寛以御衆衆罔不盡其心悦以使

民民罔不盡其力忘勞而供武服犯難而圖戰多欲與之可赴深溪必自我視之如嬰兒欲與之可俱死必自我視之如愛子則非仁何以懷之仁則能愛人故也人不可無信而將之信為重蓋方其蒞師也國不自外理國容於是乎不入軍軍不從中御軍容於是乎不入國將軍之權專矣如之何交厥孚於上下布至誠於遠邇故貴乎信信則不欺人故也事君皆以忠而將之忠為大蓋方其用師也上不制於天中不制於地下不制於

人將軍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圖而忘其身惟國是憂而忘其家故貴乎忠忠則無二心故也夫有爵有僇士心所屬可安可危君慮所隨士心所屬以賞刑之柄繫焉賞刑之所繫成敗如轉掌君慮所隨愛憎之變會焉愛憎之所會禍福如發機惟信惟忠乃為建立勛名之權輿杜塞危疑之關鍵也以是五材泛觀於朝如持度以揆長短如操量以較多寡其分別差等殆無遺形大材如罍小材如盃以盃受罍過則溢以罍受盃綽

乎兼容故古之人論將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有百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十萬人之將有百萬人之將其材相去遠甚然不離乎五者之間也雖然材必適其用用必適其宜執方而無權守一而不變雖用良材覆爲累德故太公之論將有十過孫武之論將有五危觀其過之所生究其危之所自其初皆五材之良其失皆五材之蔽有材而不能用至於軍敗國辱家殘身僇吁可哀也故爲將之道既有五材以御三軍欲攬英雄之心

則又當行之以三禮斷之以三至欲重廟堂之勝算則
又當持之以五慎審之以五權達事宜則有九變能通
九變則寘敵于全囚泥法制則有九拘毋執九拘則立
我於全勝古之人論良將有曰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
干柔則像淵可觀而不可玩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
留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有將如此則築壇告廟之禮
推轂受鉞之任為不愧矣故初作三軍欲謀元帥惟郤
穀説禮樂而敦詩書於是用於晉秦伐阿鄄而燕侵河

上惟穰苴文附衆而武勝敵於是用於齊孫武十三篇之説闔閭試之以婦人卒以强吳吳起七十六戰之功魏武始於論兵器卒以强魏先軫以下軍之佐而超將中軍不以卑踰尊為疑郤氏狐氏以族人從軍不以親同職為間韓信奮於亡虜魏尚拔於因徒充國自舉任之而不違伏波求用試之而不拒謝安薦姪而不沮其挾親賓憲請行而曲聽其補過所用者材也材可用焉不當牽左右近習之好惡不當狥士卒國人之議論挺

然不疑斷以已意夫賢將之徒類皆英雄豪傑之士觀人君用已如此其重當如之何圖報哉谷永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國有賢將所恃如此惟陛下注意馬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必至天下危然後注意將則不亦晚乎惟天下安乃注意將之時是謂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李廌又上言曰臣聞有君子將有小人將君子將天下

之將也小人將亡國之將也古之賢將原兵之意可以為仁術寮武之用可以廣德心故以殺止殺非所以好殺以戰去戰非所以好戰司馬法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孫子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何古人終始以愛存心歟故君子之將能師古人之意不以戰屈人兵為心小人之將違古人之意以嗜殺人為事以不戰屈兵之為心以天下為心者也非天下之將乎以嗜殺人為事亡國而不

卹者也非亡國之將乎夫尉繚當梁惠王之時為兵之
說曰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十之三其次十
之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内能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
侯能殺十之一者令行士卒信此說也則興師二十萬
可自誅其十萬興師十萬可自誅其五萬矣且夫將軍
心也士卒支指也心誠則支指應心危則支指衛士樂
附則將威令歐無罪之人以犯難悦以使之猶恐不得
其心忍羅置罪罟以快意於刑戮乎誅其半欲其半之

用命孰若全軍撫愛皆使之親其上死其長乎殺半用半雖勝何益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糜爛其民而戰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嗚呼慘酷至此尉繚有以啓之歟臣於是於古之君子善撫士卒而愛之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李牧蜀之諸葛亮唐之李靖乎臣請言其用兵之意夫李牧之居鴈門也盡軍市之租以養士力椎牛犒燕以養士心謹烽燧多間諜以養嚴入保示怯佯伏致人以養氣謀孰勇於全皆

願一戰於是選車餘千選騎餘萬百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一舉而滅襜襤走單于破東胡降林明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莫不怨毒矣孰肯自獻其勇以求一戰乎諸葛亮之禦張郃郃之衆號四十萬而亮之衆不滿一軍衆寡既不敵而强弱又相遠兩軍既陣而幡兵適交亮以用兵行師大信為本乃悉遣之且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則原其情而閔其勞懐以仁而厲以義可謂周矣故去者感激願留一戰住者憤怒

人百其勇殺部走懿以成其功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聞聲而還矣孰肯忘死銜恩以決一戰乎李靖之與太宗論兵也太宗以嚴刑峻法使人畏我不畏敵為疑靖以卒未附而罰不行不可用為說太宗以愛克威威克愛為問靖以愛設於先威設於後為對則君臣之心何視卒如嬰兒乎又曰頃討突厥總蕃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賈夫衛公於艱難草創之初剪刈兇渠以掃欃槍備延陀於關内伐突厥於定襄盪

吐渾於西海夷蕭銑於江陵向使自殺其士卒之半則危國亡師之不暇況宣威信於異域乎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愛育士卒如此三子者乎夫天子之兵以仁為本以義為御天下之將以慈為主以勇為決卻視尉繚之說非亡國之兵小人之將乎秦以殘忍虎狼之思務殺伐屠戮以強天下又有殘忍虎狼之將能殺伐屠戮以快其意蒙驁王翦之父子世為秦人之民賊攻城克敵固已衆矣然未若白起之甚夫白起之為將也戰

必勝攻必取識莫可及以書考之凡攻某國拔之伐某所取之不言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者置而勿論論其直書斬首若干坑卒若干而計之凡殺敵國之兵八十四萬人然起戰卒死於敵者又當幾十萬總兩國供軍之民其誅求裒斂因以失業而死者又當幾十萬矣何晏曰白起降趙卒而坑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得志矣又曰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强天下之戰要一日之功而更堅諸侯之守又曰殺降之禍大於劇戰然則兵

勝未幾而被戮國强未幾而為墟良以此乎臣於是乎求於古之君子能制閫外而懷柔者私竊慕焉其惟戰國之荀吳晉之羊祜唐之郭元振乎臣請言其用兵之說夫荀吳之伐鮮虞而圍鼓也鼓人欲叛其君而附已矣曰吾不可以欲城而市姦所喪滋多鼓人請降而有食色吳曰吾焉用邑以賈怠不如完舊食竭力盡克鼓而還不戮一人賢哉羊叔子之為荆州也慨然有平吳之心開布大信專修德義縱俘釋虜以示至仁歸禽償

轂以示不擾潘景來寇追斬而厚葬之美其死節陸抗對壘抗病而饋之樂抗飲不疑內則授良謀於張華外則付成算於杜預卒能平吳賢哉郭元振之鎮西域也撫馭諸蕃專尚忠義走吐蕃之衆開涼州之圍會兵百萬以集湟川分兵十道以進青海贊普屈膝而請和突厥畏威而入貢跪質勤而至於賫身弔婆葛而為之流涕賢哉嗚呼安得今日守邊之將綏撫敵國如此三子者出乎夫天子之兵至信為主至公為輔天下之將附

衆以文威敵以武卻視白起之功非亡國之兵小人之
將乎夫爲政至用兵棘矣用兵至於殺人可哀矣以可
殺而以殺爲事乃嗜好也嗜殺人者其心何如孟子曰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懼後世以象
人爲未足有徇之以人者矣故必推原其理而深罪之
奈何尉繚之法使後世藉口以殘忍乎孟子曰盡信書
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何其流血之漂
杵也懼後世以漂杵則忍心於屠殄矣故必推原其書

而深詆之柰何白起之事誘後世快意於殺伐乎陛下以仁政為重孝治為先則將之心術亦可戒矣彼一夫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東海殺一孝婦天降累年之旱以罰之惟人命為可重也陛下念哉

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上言曰臣風聞外議皆言朝廷以西北諸帥闕人議欲盡以武臣紛紛累日事雖未詳臣為諫官敢不先慮萬一果如此行今日雖未有害異日便為禍階此唐室方鎮之患所由起也唐自開元以

前諸邊帥多用儒將緝綏懷附內外帖然及至李林甫作宰相欲久其位惡儒臣有勞入為輔弼乃建議悉用蕃將武人遂召祿山之亂肅代以後大盜略平武夫悍將皆已有力强藩巨鎮以次分授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重權在手脣齒相依跋扈自恣遂不可制終唐之世以此亂亡本朝太祖太宗時四方未平西北未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時勢所係不得不然及至太宗已後迤邐悉用儒將至於並邊小郡始用武人此

祖宗深思遠慮鑒唐室藩鎮之弊以為子孫萬世之計
也今若因闕帥臣遂用武人自此以後人人皆有作帥
之望苟其才不相上下功不相先後有得有不得則內
有怨心外有慙色悻悻不服以朝廷輕己及其臨事豈
肯用心如其已得則位尊權重忿然自大有貪功名之
心則生事邀功有黷貨財之心則侵剝夷漢跋扈驕蹇
不循法度朝廷若不體問則養成其惡為禍愈深若使
體問則畏禍懼罪必不順命或有移徙非其所欲脅衆

留已以干朝廷從之則損威違之則生亂彼此視效結黨相庇伸縮進退莫不掣肘翫習既久人人以為當然則方鎮之患自此成矣况朝廷闕帥自可於省寺卿少郎官外路轉運使副有才望資序深者權試其才平時守邊苦無大事萬一不任亦止一時外患若用武臣漸成方鎮之勢則國家内患非止一朝一夕之故也或謂朝廷盛强雖用武臣未必為患前此間有武臣為帥矣臣謂不然且前此雖有乃卓然有才非同輩所敢比者

是以人不僥倖且規事建議必圖萬世之固預防未然之禍方李林甫建議不用儒將豈知後世有方鎮之患耶臣願陛下深思遠慮鑒前代之事遵祖宗之制慎所處置以安萬世無窮之基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兼崇政殿說書袁甫經筵進講論李允則疏曰

臣聞帥閫以真才為重以善謀為主有才而無謀不足以為真才矣李允則之守邊也胷中之謀愈出愈奇懼敵人疑已而揚言護嶽祠修城築也引水作石梁聚舟

為競渡寓水戰也撤樓夷阬而植榆塞下設險固也上元舊不然燈特結山張樂使民縱遊陷敵將也不救火災容運器甲以補所焚安衆心也此猶易能耳未足以見允則之竒謀敵遣間諜刺我兵數而能使諜者轉為我用此一竒也敵敺吾民將以為質驗而我能反其鋒而用之又一竒也雲翼卒伍之逃敵以不知所在為辭而允則指言某處運智如神又一竒也天下多事之秋使得任閫外之寄者善謀如此可以寛顧憂矣雖然設

謀易用謀難自信易為上所信難李牧縱匈奴數侵趙邊而終不肯出戰謀則善矣然其迹似乎養寇陸抗與羊祜邊境交和謀亦善矣然其迹似乎賣國必也上之人寛洪大度聽其所為而無掣肘之患則謀成而功立不然信任不專讒間入之則所以撓其謀者多矣臣是以深取李允則之善謀而又三嘆真廟之善聽也

欽宗靖康元年中書舍人胡安國論四道置帥狀曰臣准中書省兵房送到録黄一道臣僚上言天下之勢治

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為名付之一面為衛王室禦強敵之計以臣愚見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兖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唐僖宗時黃巢入寇用高駢為都統急令討賊及巢入長安詔駢舉兵而駢恃甲兵財賦之強終不奉詔自太祖鑒觀前弊削奪藩鎮之

權行至於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路各統一面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其事權太重又非特州牧之比也使此四人者果皆盡忠君父心在王室倉卒之際合從救援則固善矣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如劉馬表操紹高駢之所為又何以待之乎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臣之愚計欲乞只據見今二十三路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

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
即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之
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伏望聖慈更賜裁酌
特降聖旨施行
右諫議大夫楊時上疏曰臣比聞尼雅滿三月中自太原
分兵入汾州界至四月復還太原往來二州之間如在
無人之境所經縣鎮焚劫屠戮殆無孑遺王師坐視不
救若非已事至四月半敵離汾州還太原統制林良器

等四人方至汾州入城十餘日坐糜廩粟無敢向敵者
姚古節制諸將擁重兵躬自逗遛不進宜諸將皆無肯
用命也臣嘗論姚古逗遛以軍法從事久未嘗施行今
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
人一騎入太原境者惟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
稍進諸將逗遛古實為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
要害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
朝廷棄之别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金人之比不可不

慮也自金人殘滅契丹人人知其必有南窺之意郭藥師逆賊也包藏禍心亦人人知其必反王安中見禍亂已形覬幸脫歸不復以告蔡靖抗章論奏而白時中李邦彥蔡攸蔡懋等蔽蒙苟安恬不加恤浸成大患今太原危急如此朝廷當以前事為監不可緩也一失太原則大事去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畫速正姚古逗遛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選東有武畧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

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唐故事盡行削奪使白衣從軍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敵長驅而南益無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幸聽之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臣伏見宣制罷樞密宣撫使种師道提舉中太乙宫中外聞之悵然失色按師道名將沈毅有餘山西將士人人信服臣以臺制不得身見師道然素聞其賢如此兵興以來臣所詢訪數十百人皆

言師道雖已老疾智慮不衰而獨聞諸朝廷以爲老無計策不可復用異於國人臣考古進賢之法在易之晉其六三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夫人各有私合衆則公故必衆允其賢也而後可進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而後察之者人君之所聽察如此可謂較且易矣是以用無不當後世不稽於衆而欲恃一已之明以周知人之所緼是以抜十得五尚曰比肩謂其黜陟艱難失人之多也陛下欲求知人之術則觀諸易象而質諸孟子其

亦可矣臣恐左右諸大夫之一旦論种師道不如國人素信之審也昔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乃自馳見王翦謝之曰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其後王翦卒以持重破楚軍略定荆地漢宣帝老趙充國使問充國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充國與羌相拒堅守不戰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一鬬死可得耶後終漢之世無西戎之患者充國之力也前世自呂望以來用將

收功如此者難一二數至於趙用趙括蜀用馬謖宋用王玄謨皆見其平日論兵智略從横使之當敵制變卒皆折北不救以古揆今則師道之老而木訥未當謂不可用也今師道復統河朔之師委制閫外之重將吏素服士卒素信敵國素畏易以定功此上策也處之樞府選將將兵威名方略可以折衝此次策也今無故解其兵權委之道館使士氣消沮民心疑惑臣竊恨之金人此行存亡所繫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

可服失此機會則非特方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臣恐西戎南夷共知中國大弱爭圖深入為金人之所為則我困於奔命必不支矣廷臣聞憒憒不曉者固不足道至於僅有識者多能知之然知之者莫肯力言言之者莫肯疏奏是何人也人為身謀畏執其咎一有疏奏形迹可接不如容容成敗不與鄙夫事君自古而然臣遭陛下休明之運銜陛下知遇之恩自頂至踵已許國矣又當言責不敢不盡竊聞臺臣諫官屢劾宇文虛中朝

廷重去虛中而輕罷師道此非特臣所不諭也或謂師道足不良行害於馳驅朝謁奏事此與國之安危孰爲重輕若孫臏坐輜車中爲齊軍師田千秋得小車至漢殿貪賢尚能古有之矣伏望聖慈哀臣拳拳憂國之計更與大臣參之不憚改命天下幸甚

許翰又上言曰臣聞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老馬識道巢鳥知風此言物各有所習也是以金革之事必資宿將臣累言种師道知慮未衰邊疆素畏藉其威名猶可折

衡令縱未能置之樞府謂宜使之領制置司亦不閒廢俾得盡心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臣既論兵之不可不用故遂論將不憚喋喋上瀆聖聽者誠以為兵待將而後勝又謂方多故時國之虎臣未宜投閒急而求之非所以明朝廷也今敵行已遠遣議三鎮之使尚未發軫臣恐將帥牽制使指曠日持久遂失事機今日之勢當如救火不得少緩緩則無及望先明告將帥使得閫外便宜制勝委任而責成功此自古用將之法也

兵交使在其間盟亦何害且料兵威未振敵情未讋遣使禮請未易下也故今日之事恃兵之力多而恃使之謀少乃可為矣

翰又言曰臣伏見艱難以來用將不專稟命朝廷故使大帥節制難一機會屢失敵勢益張欲茍無事而變更愈繁欲姑休息而息肩無日此忠憤憂國之士所以中夜慨歎撫枕而興也今既明示天下以弱是以河東之兵深入而不忌陜西之寇內侮而方興情勢至此亦已

棘矣若不一大變前所為恐不復可濟為今計者獨有起种師道聽以大計朝廷但責成功而已昔漢高帝取魏但問大將騎將步將為誰知非韓信等敵遂决不疑以是知用兵之法要在論將而議者以种師道姚古有怨故罷師道而用古然臣竊觀漢高祖始用陳平護軍諸將不服更使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韓信初拜大將一軍皆驚高祖不恤也光武之時賈復常欲手殺寇恂光武躬譬解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朕分

之卒使二人結歡而去今陛下欲正天下則宜如高祖欲和調將帥則宜如光武方今之材時諸將臣至少豈得使之一廢一植至於勤王之師雖已罷遣今恐事棘不免復召但使河朔敵破則河東敵勢自絀要之非一大勞恐無休息之時伏願陛下更與大臣反覆熟慮早定大計今日之事已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也而議者猶欲循前之姑息前之得失亦可鑑矣

高宗紹興四年王之道上奏曰臣聞自古良將用兵其

謀定於數年之前其功成於數年之後與其始之所言所為莫見少異者故在國無屈力殫貨之患在已有料敵制勝之名若漢之趙充國晉之羊祜可謂得此道矣充國之制先零也專以先計後戰為事今年上書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明年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後乃以屯田金城益積蓄省大費而遂破先零羊祜之討孫皓也專以開布大信為事今年有略吳二兒為俘者遣而歸之明年

有禽獸先為呉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封而與之其
後呉遂罷守石城故祜得以分其戍卒墾田八百餘頃
而遂禽孫皓不知今日之所用以待敵者果出何策其
所委以制敵人之命者果屬何人惟陛下日夜焦勞不
忘嘗膽以刷二帝北狩之恥固當有萬全之至計然以
臣觀諸將之所施設未見其髣髴也為今之策莫若擇
三大將寘之三路東屯揚楚中屯廬壽西屯襄漢俾其
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

則首尾俱應一切取法趙充國之制先零羊祜之討孫皓屯田境上務在先計後戰開布大信期於一舉而空朔庭然後為勝傳曰陰陽不和擾士為相疆場不寧擾卒為將臣前所謂擇三大將寘之三路者要不可以文武資格為限其詔中外侍從將帥之臣有才略絶倫者各舉二人以聞召赴都堂命二三大臣窮之詭道以觀其謀試之危事以觀其勇然後陛下親擇而用之曰誰為我守揚楚誰為我守廬壽誰為我守襄漢如漢高之

用韓信晉武之用馬隆授以方畧令其自効如是將見人人輸忠奮力爲國家用陛下垂拱仰成而中興之功可日月以冀矣

紹興間張浚議堅忍立事曰臣嘗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與項籍力戰滎陽成皐間大小七十餘戰身困兵潰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曾不預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東嚮以爭天下良實啓之平多竒畫高祖數頼之以免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姑爲善後之

圖耳何至紛紛然自為離間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燕退樂毅秦用孟明可以為鑑而況不為樂毅孟明者耶

浚又上言曰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結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臣竊以為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有不歸於正彼雖遜順伏從而其心已窺測懐望矣唐自肅宗之後藩鎮跋扈終至於亡豈非有以啓其心者乎

張浚又上言曰甚矣明皇之於祿山愛寵而親信之也雖妃子之貴爲之執爵以飲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託其捍禦疆場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龍蒙塵四海肇亂其故何哉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道理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儻惟此之行如圭玉之純略無瑕汚如日月之明曾無掩蔽王道不難成也夫今日之爲將帥者忠義之質出於所性蓋天

實生之以佐陛下中興且久與書生從處於古是非得失之計亦耳聞而心熟之臣願陛下待之以正禮遇之以直道不復少有間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則君臣享福垂美無窮豈不為千載之盛事乎

浚又上言曰臣契勘韓世忠每以恢復自任慷慨負氣不許同輩之出其右今諸帥列屯並進實自世忠發之欲望陛下因召問之際曲加撫勞以駐軍承楚始自世忠淮東鹽利之贍給諸軍者歲不下千萬向非世忠力

為此行則諸帥因循玩日安肯渡江自來凡遇敵兵率
多望風而遁惟世忠力破精鋭以少擊衆異時中興之
功當責望世忠臣每與之欵言世忠亦深以此自負故
願陛下委曲及之干冒天威不勝惶懼之至
浚又上言曰臣嘗謂握重兵被隆委者其過失常聞於
天下而事不任責言可惑衆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
耶人情惡人之在已上而患已之不能有所成立凡有
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哉

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學古之道酌今之情茍於吾心未見有所見之實勿輕以畀付也知之而後用之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可不勞而定矣

浚又上言曰臣輒具危懇上瀆聖聰區區至情仰祈睿照再念事干大計利害非輕臣而言之惟恐違拂朝廷之意微臣孤遠之蹤無所逃責臣而不言終致上誤國家非臣捐身以事陛下之意也臣近奉聖旨差王似充宣撫處置副使臣伏思聖意高遠所以為天下之計者

至厚慮臣一有犬馬之疾或誤使令遠方無副將士失歸此蓋甚善計也然臣熟知王似平生最詳鎮重寛厚於民不擾似之所長於駕御將帥裁處機事不為身謀以圖事功緩急之間恐未可仗若臣蒙陛下聖恩得請而去事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其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似招徠未附之人臣竊惟天下之患獨在金人金未退聽難將不已何暇撫叛又況似任環慶日嘗為制置使行檄諸路皆不奉從如張中孚之徒昔有深隙

今又安能懐之使來乎此其二也臣被命川陜外而劉子羽吳玠之徒蹈萬死一生之地與敵為鏖内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議此輩皆以侍從高選嘗立破敵之功其意各望陛下天日照知寝加任用今事將就緒一旦以無功侍從驟處副任人情謂何此其三也臣去嵗差似知興元府兼節制吳玠王彦彦與玠各有論列遂復以劉子羽代之今似為副使必不安職此其四也臣最單微獨荷陛下知遇屢經大謗悉荷保全凡所委任莫非

親付今似未嘗得對天日之表有此除擢恐自此臣之
過失日聞於陛下之前矣此其五也臣之區區肝膽畢
露於此伏乞陛下念臣嘗有微績曲賜保全俾之退歸
遂養疾臣之未死尚當圖後日之報臣無任祈懇之至
貼黄契勘臣所陳事理上干國家臣非不知含糊苟
且自為身謀特慮劉子羽張深程唐吴玠王彦之
徒必自引去而似之才能庸常終至敗事臣雖萬
死無以塞責兼事之利害又有至切者伏見蜀之

士大夫及流寓侍從官以下貽書至臣及朝廷執事皆以自守安静為言彼非為陛下國家計乃自為家屬及一身計者也曾不知將士所以捨偽從正數至十五餘萬彼於臣何有哉特以上念祖宗恩德之厚次戴陛下養育之仁各欲奮力以求平定今若按兵自固能保其不離散而為亂乎此特其一耳又況敵為不道必欲傾揺我社稷翦除我民人而我乃委靡自困終必為敵所滅為此説者

蓋不思之甚也臣每與劉子羽吳玠王彦等日夜治兵儲糧食備器械其一蓋欲張大聲勢使敵知我必與爲敵不敢萌意南行其二亦欲激勵將士講明戰陣爲陛下興大利除大害奉迎車駕以福中原而或者區區獨爲身謀遂起怨謗相爲朋黨求撓臣權在臣去就利害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伏望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己以惠天下臣之此言天日鬼神實所照知伏望陛下留臣章疏

於中恐大臣不安其職求為進退益煩聖慮臣無任懇切之至

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李綱上言曰臣伏覩陛下駕馭將帥恩禮兼隆至有不遠千里召赴行闕者燕射錫與優渥此誠足以得其心而用其力也將帥荷眷遇之厚爭先望天光而聆玉音竭蹷造朝惟恐居後此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古之善為將帥者非有大事不去屯所文帝欲勞棘門灞上細柳之軍則親臨之凡以三軍之命

係於主帥機事之來間不容髮使帥不在軍敵人覘而知之卒有警急何以應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入覲又有進對燕犒之留連邊境有虞誠不可不慮伏望聖慈留神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不必遠召將帥如有燕賜之恩遣近臣即其軍中可也庶幾將帥得以畢精盡慮為陛下敵愾禦侮以圖恢復將來武功告成中國乂安之後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朝夕進見體貌有加鐘鼓不作則遣使以訪之惟陛下所幸耳愚慮所及冒昧以聞

死有餘罪惟陛下裁察

知洪州趙元鎮上奏曰臣契勘襄陽府在江淮上流當川陜襟喉之地自三國用武之際未嘗不先留意於此晉武帝平吳羊祜杜預亦由此以成大功昨以李横為襄陽府路鎮撫使葢因其衆據此要害增重荆襄之勢誠為得策縁朝廷方遣使和議已曾戒飭邊臣不得用兵今據探報李横牛臯約起兵往東京以來收復州縣又聞偽齊亦會合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竊慮縁此

紛擾不定遂有并吞之意是時豈李横烏合之衆所能
備禦不能備禦則襄陽決至失守襄陽不守則川陜路
絶荆湖震動自江以南皆順流可至之地其利害有不
可勝言者近有人自襄陽來臣因詢訪横用兵之狀云
止是軍中闕乏兼冬寒在近欲擘畫些少冬衣然則横
之出兵固非得已臣竊思朝廷既以襄陽為上流要害
之地以横忠義曾有勞効遂付以一路鎮撫之權不可
使窘急如此以至引惹重生邊患臣愚欲望陛下特詔

有司時有以資給之使橫衣糧足備不假他圖即嚴降
詔旨丁寧約束責其謹守疆埸繕脩城壘休兵牧馬養
鋭待敵為持久之計自非敵人侵犯及奉朝廷指揮不
得輒因小利出兵生事臣以不才誤蒙委寄而上流利
害實有相關者今玆所陳亦臣之職併乞聖聰加察
吏部侍郎洪遵薦劉氾狀曰臣准紹興二十九年四月
十九日勅節文令侍從各歲薦智謀深遠鎮靜嚴明兼
通儒學可充將帥者武藝超絶驍勇猛鷙爭先敢死可

率士衆大小使臣以上武員臣伏見閤門宣贊舍人充荆湖北路兵馬副都監兼荆南駐劄御前効用統領劉汜西州將種克副家聲勇鷙能謀濟以儒雅使當一隊必有可觀處之偏裨未究其用欲望聖慈特賜陞擢

遵為中書舍人又薦李寶狀曰臣等伏見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李寶尺籍奮身屢書功最雙刀賈勇冠出輩流仁足以撫摩師徒嚴足以訓齊紀律置之散地實為非宜欲望聖

慈特賜陞擢

遵又薦劉澤奏狀曰臣竊見武功大夫侍衛馬軍司後軍統制劉澤昨從劉錡在順昌立功最多馭衆有恩治軍有律公忠廉直無毫釐取於下繼在太平州屯駐緣都統制王進忌其能遂罷兵職離軍之日部曲不忍其貧欲斂衆供億澤誼不肯受獨與其子徒步造朝徑赴吏部注擬會侍衛馬軍辟為統制其治軍馭衆與在順昌太平等不置回易以剥下裒利所部窘乏割己俸賙

之為之下者感悅誓死樂為之用中外士大夫皆知其
賢不獨崢崢於武夫之聞而已臣於今年五月内嘗與
給事中周麟之等列銜保薦乞賜擢用續於六月間面
奉聖訓欲遣往江州將屯未嘗施行間今來又准前項
詔旨臣與劉澤素不相識而聞其為將著績章章可考
高可以為萬夫之長下可以當一隊之用於上二者擇
一處之方太平無事固不失為安邊良將一有緩急決
可倚仗伏望睿慈特加旌擢以示明詔求人不為虛設

則英傑之士為時而出將不可勝用實為今日急務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郭坦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任將

宋高宗時章誼奏曰臣近見關報湖南西路主管安撫司公事程昌禹奏乞俯從湖南士庶之請令馬友充湖南東路副總管朝廷罪其越職奏事特降兩官顧惟將帥之任威柄所繫不欲遠外之臣擅為取予遂行薄罰

誠非過舉至於事情曲折朝廷別有所聞難以顯露幾微止從公坐臣亦不得而知也然臣竊見湖南帥府係在潭州自去年二月金人殘破守帥監司逃避之後孔彦舟領其部曲留屯外邑請命於朝是時執政撫御失策卒致攜貳又本路帥臣初除向子諲彌年不到再除吳敏已復經時及今一年民社無寄盜賊侵陵朝不及夕是以馬友得以便宜權時安輯觀其迎請帥臣撫字百姓不失恭順又嘗摧破孔彦舟之兵已有勞效一方

之人倚為暫安之計以待朝命之行非得已也本路監司不為申請朝廷歷時未有措置程昌禹郡境相鄰安危所係弗為顧避騰表上聞論其侵官越職之言誠為出位原其憂國愛民之意似無它腸今若降黜官資傳播遠近不唯四方利害守帥坐視懲艾不言兼恐馬友將士聞此行遣亦復驚疑伏望睿慈更賜斟酌追寢程昌禹降官指揮以來羣策如或程昌禹别有可坐之罪亦乞正名行下庶解衆情之惑

章誼又奏曰臣聞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去年八月奏報文字至朝廷之後絶不聞問近來頗傳五路兵馬亦漸收集軍聲復振甚慰衆情竊惟張浚之在陝右實東南之扞蔽西川之喉衿雖未能攘除敵類盡收關中之土疆而可以控扼河山牽制南侵之强敵其為朝廷屏翰蓋亦匪輕矣然聞自趙哲退散曲端逗留二將或誅或貶以來事任已重處斷太專夫事任重則人情壅塞而不接處斷專則謀慮疏闊而不周凡在軍中者非

其幕屬則皆封部之將帥也即有利害當共商搉而將吏畏威不復盡言此最軍旅之大患而成敗安危之幾也朝廷如欲久其事權必收成功則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令能臣之在川陜而可與共事者不無其人伏望睿慈早賜措置夫以陜西天下勁兵之郊有一二大臣共籌軍旅之事則外之敵國内之盜賊聞風知懼真禦侮敵愾之任也其可緩乎昔漢高祖與項籍相持鞏洛之間命韓信平齊下燕而必以張耳輔行當是之時項氏

奔走自救不得專意攻漢者兩人之力也以韓信之才猶資副助則將將之語豈虛言哉惟聖主留神幸甚詳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近遣辛企宗為福建路制置使交割謝嚮所招范汝為之衆就近招捉一路盜賊陛下隱恤元元不異遠方其措置若此固已備盡然臣聞汝為之衆尚有萬人企宗之兵不及三千若企宗能牢籠役使以寡制衆俾之聽命固為善矣萬一懷疑未釋或彊不可令役之則顧戀巢穴而不肯行散之則根株

盤結而不可去在企宗亦未易處也朝廷果欲消難於未形則莫若命謝嚮為企宗之副正兵新兵同共教習庶幾汝為之兵恃謝嚮而不疑謝嚮之衆畏企宗而為用俟以旬月情好既接威信已行然後別與謝嚮差遣但令企宗特將亦一時之幾會也唯聖主留神裁幸

誼又奏曰臣伏覩朝廷近降指揮張用除舒蘄鎮撫使命下之日縉紳之通達治體者莫不咸有愜志蓋李成素非張用之敵今李成敢為變亂而張用願效忠力李

成既已削奪官爵張用乃蒙胙以茅土仰見拔任忠勤
貶黜反覆此誠立國之大計也然而舒蘄之地累經兵
火素無耕織其城郭官府邑屋州閭戸口之息耗倉庫
之盈虛比之鄂岳固當有間如此則舒蘄雖是新命然
且方資經營又李成尚在巢穴亦須力行追捕竊恐張
用老幼未易遽遷淮南錢糧未易遽辦其鄂岳舊治亦
未易遽罷宜俟其協力進兵擒獲李成之後方可舉軍
赴鎮此固朝廷委任之本懷亦人情事勢所當然也臣

恐張用未曉今來寵遇之意萬一輙辭新命或有請於
朝然後許兼舊治則不足以明恩遇之厚欲望睿慈詳
酌明降指揮張用鎮撫舒蘄權兼鄂岳二州舊治庶使
兩路之人並受惠澤早得寧帖
章誼又奏曰臣竊見馬進之兵南侵袁撫東侵洪饒北
侵池州其本根之在淮南者既有舒蘄光黄四州之衆
矣今之渡江者復有江州南康興國筠州四郡之地利
則出攻敗則退保兵食有餘屯據要害非復如去年飢

窮之時可以利誘也朝廷兵將方之敵人則不衆多軍政方之敵人則不專一加之計謀不精心力不齊是以進不能攻退不能守日削月朘浸微浸弱今不激昂早自振勵財殫而兵散力屈而地蹙閫外之將形格勢禁而不得相救長慮之臣身危謀沮而坐以歎息當是之時雖有伏節死難之心莫展持危扶顛之效矣臣觀馬進恃李成之援而出兵者三路恃李成之地而為巢穴者八州陛下誠能擇其三路之守將而謹據形勝之地任

大臣為數路統帥而遏其東侵之勢則猶可為也若復優游更如前日則蹙削之禍其可既乎臣謂擇三路守將者江東之池饒信撫州江西之洪州袁州荆湖之鄂州此三路受敵之地鄂州最可乘間搗虛而李允文張用見有其處筠袁去潭州近才數百里而孔彦舟可藉以守此兩州之地急遣信使付此兩軍使之堅守自餘池饒洪撫信五州州非健將不足以自衞將非萬兵不足以勝敵慎擇守將各任一州則三路形勝庶可保矣

臣所謂任大臣為數路統帥者今呂頤浩雖治江東實兼兩路之任朱勝非已失江州未有置司之府頤浩固未可以歸鎮勝非亦不可無兵揉之衆論勝非長於謀頤浩勇於斷誠使兩人共護諸將兼江南荆湖四路之地而張俊精兵為之副凡此四路兵將財用官吏賞罰不從中御聽其措置然後密為師期擇利而進則馬進可却而東侵之勢遏矣夫三路分兵以守兩帥統兵以戰號令專一計謀精審心力必齊國勢自競矣若夫分

遣奇兵以為牽制之策密用辯士以為離間之謀招來攜貳以成内潰之變多備舟師以絶往來之援則皆統帥之事廟堂委任而責成功可也臣又聞頤浩久掌邦計熟於財賦令之四川二廣江南荆湖移用之外常賦之應輸於朝廷者仍委頤浩别差一使運至行在蓋兵聲已振無不聽命則諸路財用莫敢截留擅用者矣武之七德豐財居其一未聞殫財用武也臣不勝區區之誠伏望留神察幸

章誼又奏曰臣伏觀自古撥亂之主未嘗不資佐命之臣内盡智謀外宣勞力共濟大業其一時感會風雲者豈皆修潔規矩之士歟但其才能足以赴事功謀慮足以審機會壯勇足以敵王愾有能端一心而無他腸則收而用之利其銜策俾入駕馭是以人材不勝其衆也昔周稱十亂而所與同心者三千漢用三傑而樊酈絳灌之流不可勝紀光武中興其雲臺所錄三十有二唐室開基淩煙功臣二十有三皆建畫於中宣威於外是

以羣策兼舉羣力悉屈人主從容指顧而天下定矣仰
惟聖主維持大統招延豪俊累年于兹然敵國未賓邊
疆猶警士伍雖多職守未固者良由求將之路未廣而
置將之名猶狹也誠能略倣前古置將之名如建威驃
騎虎牙横野之稱列為數等以旌武略之臣推廣前古
求將之路如軍謀宏遠翹關負重之稱列為數選以來
英偉之士則羣雄入馭彊敵自服矣如臣所議或有可
採乞付外廷措置施行

蘇轍上劄子曰臣恭惟陛下仁聖慈武駕馭積賢之符天人顯相故能服強敵安土宇四方乂寧右文興化士生斯辰操觚挾翰者罔不競勸咸以無文為恥步趨先後圓冠方履溢於中外丕平極治禮樂具備寖隆盛矣臣愚竊見近世干戈之際武力常恨不振今雖平康豈遽弛焉恭惟本朝藝祖之武太宗之文列聖重其光所課試區别盡天下之才致太平防患難文武二柄未嘗偏用天生五材闕一不可書曰帝德廣運乃武乃文今

之識擢武士不若用文士之易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中國文明冠帶之俗士閑習於辭藝不足者武也盜賊蠻獠之儆何日無之今三府有按瑣之吏外臺有饋運之臣皆所以振兵也英奇鷙鷙果倜儻厭難之才或不肯由場屋誠别有以籠罩之亦多塗矣古人有言曰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萬一江海飄淪往而弗返異域之人尚或招來之以為我用况在吾邦者哉凡修政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今國家閒暇

理宜致意一旦倉猝乃求恐非備豫之策也昔漢高帝總攬天下英傑而歎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蓋帝王之度不得不然登壇受鉞非太平事旌擢觀省儲蓄優過亦欲補夫戎閫歃符乘障被羽之任也今之宿將例各休老後輩威名著者幾人勇智可用之輩偶至失於甄録或沈埋軍中嫉於驕將或汨於賤遠無以自達或觸犯文法武人常理寛之以容索之以出養之而成其可已耶夫斯民豢於太平之樂游娱飲博心志恬嬉軍

中投石超距之氣索矣可無猛烈之士倡率之哉膏粱華屋之性習至若衝霜雪冒炎埃飢渴驅馳趨死不悔惟山澤辛苦之士有以爲焉萬夫之望殆此者也今之軍伍既無出戰捕虜可賞科舉粗收策略弓馬之名此外莫若明詔邇綴公卿與戎帥統督監司歲薦所知武勇傑出之人朝廷置籍甄品特加召擢絶出倫類如祖宗時郭進李漢超削平之後曹瑋李允則种世衡之流奇略高才不易得矣古人未能遠過也書曰載采采歷

言其事狀也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言勤取之必獲也庶幾復得如此之流守邊臨敵永不乏人臣無任私憂過計拳拳越職上言

李光進高祖與韓信論將故事論任將狀曰臣聞自古帝王欲創業中興未有不先收攬威權駕御英傑者故揚雄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故韓彭之流咸為我用卒破秦項以有天下者盡駕御之術也今陛下所與圖

中興摧大敵者不在張韓劉岳吳玠等數大將乎陛下欲盡駕馭之術則於此數人者當使恩威並行其心悅服然後可以制其死命得其死力也臣觀諸將各有所長不可偏任如張劉之持重韓岳之驍勇政在陛下區處駕馭之耳韓世忠岳飛其實未立尺寸之功寵任之專恩數之隆錫賚之厚莫與為比而陰拱傍觀者惟幸其不成功其勢不得不重彼重而我輕一旦有急勢必偃蹇況張劉二軍士馬器甲實精銳犀利光世宜稍加

任用與世忠相肘腋動則分路而進急則畫疆而守兵聲既廣則勢張敵所備多則力分而我得勝算矣張俊雖若畏懦其實有謀陛下嘗委以宿衛矣今所謂中軍者獨巨師古數千人皆烏合之衆神器所在寡弱如此豈所謂防微杜漸折衝消萌者哉臣愚欲望陛下深詔大臣别議萬全之策使韓劉吳岳分諸路以守邊疆張俊擁全師以衛王室庶幾爪牙心膂各盡其用委任之際無偏重之患時出異恩使大憙過望此漢祖將將之

術也

喻汝礪上奏曰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制兵人主之權莫大於御將近者諸將之兵皆總於朝廷以隆内重之威以銷未萌之患其於制兵可謂得天下之勢矣至於御將之權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深術非臣愚闇所能測識然區區之忠苟有所懷不敢不盡臣觀自古撥亂反正之君皆善於御將而任使之故能有成功而無後憂臣不敢遠引以煩聖聽獨以本朝太祖皇帝之事告於

陛下臣聞太祖之御將也結之以恩豐之以財小其名而重其權少其兵而久其任諸將守邊每來朝必命之坐賜予優厚撫而遣之所謂結之以恩者如此西北邊軍市之租分賜諸將不可坐入所謂豐之以財者如此郭進李漢超之徒所居不過廵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得便宜從事此小其名而重其權也李漢超屯關南郭進控西川姚内斌董遵誨之徒所領兵皆不過五六千人然任之久者多至二十餘年少亦不減十餘

年此少其兵而久其任也結之以恩則其徳深豐之以財則其力足小其名而重其權則其人爭奪於功名少其兵而久其任則人得竭其智勇故遠人服邉鄙無事今北敵議和陛下欲偃武脩文休息南北誠天下之幸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奏曰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劘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

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況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

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敵騎充斥於中原羣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為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禄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鬬志一方有警輒狐

疑相伏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説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别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

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
今溥天僉壤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循猶
懼不濟奈何欲咈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
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
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
人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
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
之王為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

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温造刼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胷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掎摭目前為逭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

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胷蹄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漢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

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為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己故甘心俛首為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澭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澭代崇文懼盡力縛

賊以獻是以濉代崇文者黄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握數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濉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别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

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陛下以為謀之不臧斁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

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容

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耶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説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於已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

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為自今諸將當律以
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
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
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効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
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
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
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為盜
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

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横斂為背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太半之賦為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莫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買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内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

取何謂軍中之冐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數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須申禀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禄廪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

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淩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為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廪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户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横給宴游侈費也以

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斂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為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之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

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隂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蓋患之不可不預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

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
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
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
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為
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當用漢
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
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

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汪藻為翰林學士又奏曰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將來敵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官條具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為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

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敵國彊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陵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極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彊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太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敵人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絶如綫

以萬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倀倀然未知税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𤫊之徒是也論其官則僣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彦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廝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

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寇盜者陛下不得而問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寛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敵再來乘其幾會極力勦除敵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

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敵性彊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已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瓊隸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

也若敵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𤫊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為遁逃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為杜充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為陛下拒敵之心也洎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𤫊卒不為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梠朝夕飲宴敵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敵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𤫊使之也失豫章太母播越六宫

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
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
罪有司譏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
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
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為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
百里間寂無人煙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浙西為
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
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

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瓊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為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兹者陛下南廵可謂播遷之極矣

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畧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為之主耶所謂為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裁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裁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敵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

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
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
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
將皆本無鬬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
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欲遁而又假上
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事之臣此尤
可罪臣比至黄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旨麾云
候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

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鬬猶懼不前況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有秩然不可盡誅也唯王瓊本隷杜充充敗於前而瓊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瓊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輙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

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
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
之纛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
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旣惟吾威足以
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為恩況此曹平時厭飫於虜掠之
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
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
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

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為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今陛下當以將將為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浚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

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為名者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材可用者閒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隂為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敵或

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朁不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試中書舍人李彌遜上奏曰臣聞天下危注意將方今
國家恢復中原當務之急莫先於擇將而將之材能非
倉卒所可知必使衆薦精選寖使屢試然後智愚勇怯
無所逃緩急用之則却敵闢土無不如意竊見朝廷文
臣每薦引賜對尋加識擢而武臣獨未及此臣愚欲望
睿旨命諸大將於所統本軍偏裨中諸帥臣於所轄路
分官吏中薦舉武臣智勇忠義可任將帥者不以官職
高下召赴行在内殿便坐賜以宴見稍略禮儀使得自

盡觀其志意詢以謀慮如或可採即加試用俟功效顯著受以統帥之任庶幾能者咸得竭節事上以待拔擢無所妨蔽而朝廷折衝禦侮之材衆多共成中興之績
孝宗乾道六年周必大上言曰臣伏見陛下選將練兵大修邊備深謀遠略固非外庭所能窺測然臣私憂過計以謂諸路帥臣有其名而無其實將副有其官而非其人萬一用師於外而寇攘乘間掣肘於内安得不為之慮也哉願詔三省樞密院稽考諸路帥府除本州禁

軍外安撫司實有兵馬幾何隨其閒劇遠近立為定數已足者令精加訓練不足者令疾速招填既只在本路駐泊計亦不難辦集仍於見今副總管鈐轄路分都監中選有勇略經行陣之人就兼統制戎容既壯姦謀自折至於擇帥加詳諭以久任其在今日尤為急務如此則稍有帥臣之實矣昔神宗皇帝初置將副其選甚重比年小使臣不經邊任者往往得之軍情兵法懵然不曉但知諂辭媚色以奉守帥勇夫壯士專充工匠雜役

之用本路一有調發豈徒無益願遵舊制參以宏模詳於擇人革此積弊如此則稍復將副之舊矣二者一定它日朝廷專意外禦必無掣肘之患

淳熙二年必大為敷文閣待制又上言曰臣聞懷遠圖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宸心之所經度謀臣之所計慮常以兩淮為急然歲月浸久欲固壘則壘未固欲屯田則田未闢版曹有饋邊之費邊民無定居之心其故非他特在於要近

效守常格太過耳蓋要近效則攸久之計有不暇為守常格則遠大之謀有不容施今陛下以郭逵守維揚郭剛守歴陽殆將專付閫外之事稍革二者之弊也臣謂若只如尋常所用守臣而不假以事權亦以久任則不過年歳間又將更易望其懷遠圖立大功難矣昔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牧乃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遂單于抑彊秦支韓魏趙幾以霸晉羊祜鎮襄陽綏

懷遠近降者欲去聽之減戍邏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軍無百日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本朝太祖太宗以李漢超守關南郭進巡檢西山賀惟忠守易州李謙溥守隰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遠軍遠者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是以屯兵甚少用度自足内平僭偽而外無邊塵之警布在方册可覆視也臣願陛下遠稽前代近守家法如郭剛輩既審知其可用莫若盡以二州之事畀之使其條境内之利害具施設之先後明示久

任之指責以必成之效毋掣其肘毋代其斵有治績則
且增秩賜金勿遽移改彼知朝廷委寄既專異時無可
推避必將悉其知略不敢萌苟簡之心而陛下之憂顧
寬矣
孝宗時虞允文上言曰臣准御前降到金字牌子遞伏
奉御筆以臣再奏乞號召李擭等赴行在面賜考覈如
有可采乞寘之淵衷為他日將帥之儲曲蒙聖恩特加
宣諭以臣公忠明識其李擭輩令臣一面任用之獎貴

加寵信任逾篤臣下拜感泣益知萬死不足以報非常之遇臣伏自惟念禀生愚暗豈有明識可以仰當聖詔至於公忠是臣平生所學日夜勉此以効報於陛下者且人臣勤求人材而天子逸於任使古之道也孟軻氏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是薦之者雖在人臣而用不用在君上理甚明也況將帥關國家安危邊境利害不為細事而主握兵馬之官自古人臣避薦舉之嫌如避刀鋸何敢自擢而用之也蕭何能

追韓信之亡而薦之登壇之拜必漢王也方未拜而人人自以為得大將是何薦信之密一軍皆不知之非獨一軍不知信亦不自知也蒯武涉說信使背漢與楚信謝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我背之不祥以信在危疑中祇知為漢王之恩而不忍攜貳是何終身未嘗以語信信亦不自知也臣固無何之明而獲等未必有信之用此擬非倫但古之君臣於人材薦與用之間其謹如此故能於經營四方之時上下無可疑之迹而大功之所

以亟成也臣至庸昧不足以與此如使臣竊用人之私以示之將帥則不曰公矣擅用人之權不歸之君父則不曰忠矣孤負睿奬臣甚懼焉伏惟陛下大明委照察臣不移之愚終賜保全之恩臣之孤迹苟安則尺寸之功或可効於未死之前以圖報大恩也抵突當誅伏紙隕越伏乞睿照

虞允文又奏論蜀中大將曰臣伏准御前金字牌子遞曲蒙聖恩以御筆賜臣拜手伏讀感懼交極仰惟陛下

眷遇之意古所謂知而用之用而信之矣臣自顧不足
以堪此也臣自入蜀來首以將材為急詢問所及不問
於貴賤賢愚皆以籍而記之如曰某人為某人所稱薦
既書於籍矣他日又為某人所稱薦則又書之如此而
不一書則求與之款語而審察之又迹其素守較以武
藝而考覈之臣之用心亦勞且迓矣而日夜不勝才難
之嘆也蓋蜀之宿將或更練邊事或勇於戰鬬或有一
長為人所稱者如吉方孫政劉興趙豐盧曄老且憊矣

如梅彦張延惠逢李諒劉海姚志病且廢矣其次雖有十數人而未為人所服其後一輩亦有二三十人而方在下列未嘗親閲其一戰親試以一事未得為大將之選也其敢輙信而舉之輕舉而用之乎自古養才非一日之積而數十年來無事則置而不問臨敵則抑而不申令一旦欲搜索而求如繫風捕影無下手處蜀羣士夫莫不以為嘆也然古帝王勃興所用將帥何嘗一一皆有素望如光武之二十八將咸起於匹夫田野間特

因功乃見爾如使今日有盜賊竊發四夷干犯以蜀十萬之衆豈無傑出之才挺然而見仰副陛下簡注識拔乎如吳玠吳璘在紹興初起於小校皆以累戰而後見功名爵位訖至於此此其驗也伏奉聖訓臣累日深思今之蜀將誠未有當選者若臣憂後日繆舉之罰緘默求免則何以分陛下憂顧而上承清問亦非臣平生之素心矣臣歷思東南將帥皆淵衷深知而未欲遽用者獨有李顯忠英主駕馭之術固自有本末也日者臣面

奉宸旨陛下亦謂顯忠肯為臣用矣但好議論者往往疑其反覆若用一靜重沈謹者為之副浮議當自定蓋如某人皆以異産久在羣疑之中陛下發宸斷而並用之中外之心始大和悅蜀將士未有識之者亦莫不以為當也三軍之士智者少而愚者衆因虛名而心誠服者古尚多有之況顯忠冠軍之勇自為陛下所知乎累年以來錫予勞問無虛歲顯忠之欲報又當如何也利州西路人馬號七萬自江淮湖襄之屯未有如此之衆

者誠不可以輕授如顯忠之説未當聖意臣愚嘗采之
輿言謂若將河池之外階成西和鳳州所屯為一軍仙
人關之内興利諸州所屯為一軍擇二將而授之不獨
兵數少則將才易辦亦易推擇而兵分易制無尾大之
勢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微意也如只欲求之蜀
將中今羣言所與惟某人某人可以備陛下采擇以二
人者治軍皆有紀律軍中多稱之某之短在怯而濟以
某人之勇某之短在疎快而濟以某之細密短長相資

表裏相應庶乎其或可也事急則可應目前之急事緩則於一二年間審擇而徐圖之未至大繆誤也臣聞知臣莫若君而陛下聖明天縱知人之哲遠法堯舜臣之愚昧無識誠不足以上承眷遇信用之意伏乞睿慈更賜裁酌

允文又上言曰臣比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坐奉聖旨令臣銓量四川諸軍統制統領將佐癃老疾病之人却將退下員闕精選有材略為衆所服人具姓名聞奏臣除

已遵依施行外臣自入蜀以來審察得統制統領官老憊病廢不任軍事之人當具前劄子奏知後已節次擇其最甚者給據離軍若出戍在遠即須候尋訪得一可用者遣往代之既經臣親閲然後敢加銓量其所遣代之人雖各為人所稱譽舊降指揮亦許宣撫司制置司一面選差給劄奏乞降宣臣已差李獲往閬州彈壓胡洪知鳳州郝嗣祖知西和州王中正知階州止是以本職兼權須試之以事若果有可采然後敢具姓名聞奏

蓋邊方要衝一軍一將所係不敢輕易況養材之術非一日之力知人之難亦千古所載先朝范仲淹宣撫陝西嘗建言謂方今將帥少精方略或因門地巧於結托以取虛名或出軍班昧於韜鈐以致敗事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勲勞未著先使權領職任竢其有功即時進擢庶得可用之才以補將帥之乏仲淹為名臣當祖宗盛時偶將帥乏材其措置尚如此今之西鄙自部隊將而上既多老病又

子弟雜流之人冗居之一旦欲以次第而升則人材不可倚任欲躐次而用則人言未可盡信必須因言試事因事閱實庶幾後日或可寡悔臣頃蒙陛下特頒宸翰以九事付臣命臣置之坐右内第五事選擇將材切在精審臣朝夕仰觀如親咫尺之威一心祗畏誠不敢少忽也欲望聖慈察臣區區俾得以少緩月日續具聞奏次伏乞睿照

虞允文又奏謝曰臣先日伏奉御筆令臣精擇將材以

名來上臣累月之間詢究考覈僅得李獲等五人冒昧以聞大懼智識淺闇不足以副明天子汲汲選用將帥之意今准御前降到金字牌子遞曲蒙聖恩親御翰墨特垂宣諭以臣所舉想必詳審不須召對可一面精擇而任之臣伏惟陛下委付信任之意天地不足以比其大感激震恐無以自容照得西路中軍管馬步二萬餘人諸軍皆所不及而統制官吉方年踰七十軍律不修臣以李獲代之因以濟任天錫之懦西和鳳州最為極

邊利害至切臣差郝嗣祖胡洪以本職兼權州事責其
撫輯邊民訓齊戍兵見今下工脩治堡壘以為平川必
守之計其次仙人關殺金平舊號險要而山上城壁頹
壞樓櫓朽廢因王承祖本管兵屯隨日脩治又閬州一
軍一萬餘人比年往往夜聚作過如統制官吳勝之貪
李諒之病臣不免罷遣之移梁炳為右軍統制官彈壓
本州一軍凡此皆以軍政所關邊防所繫不得已用宣
撫制置司已獲指揮公行選差臣尚一一面與之約須

竢見成効方敢具奏乞降宣命蓋軍中易置兵官非人臣所宜專也至於二三大將未厭人望他日恐誤陛下使令臣累嘗具本末奏知又慮東南諸將未可以輙遣而聖意只欲就蜀軍選擇故臣前奏乞陛下以次召李獲等不獨天光所臨帝覽所識賢愚自分用舍皆當而慶賞之權出於至尊被慶賞者亦得以為榮為耀為三軍重也況臣至愚無知人之明而盜主威擅兵柄臣子之大戒伏望睿慈察臣悃誠檢照前奏特頒號召面賜

審覈或有可采寘之淵衷以為他日將帥之儲不勝中
外之幸
允文又奏論差東路兵帥曰臣准御前降到金字牌子
遞伏蒙聖恩賜臣御筆以某人雖乏智略亦是宿將頗
有名望比之東路帥差勝耳不知可以代某人否專竢
奏來詔旨宣明曲盡二臣之優劣顧臣顓蒙何足以上
承清問而副虛心委付之意伏惟陛下駕馭英雄真古
所謂善將將者而知人之哲雖堯舜氏可以遠希其蹤

也臣竊觀堯舜之命九官蓋亦深知其賢必咨必詢而後用盛德之舉陛下庶幾同符矣至有欲用共工堯以為不可而姑試之工師又有欲用鯀者堯曰不可而姑試之以鴻水其後二臣迄無成功臣嘗以謂堯之明既知共工鯀之不足用因廷臣之言而心有疑疑故試之而非堯之心也陛下果以某人為可用必發睿斷而用之令焉下問豈聖心亦有所疑乎臣生逢可以為堯舜之君在卷卷之忠其忍有所隱也臣蚤歳從羣士夫論

蜀將帥甚久如某人之所以知名者以其勇也中年之後既貴而失其勇之名故德順之攻閱五十餘日而不克原州之戰軍中議其才一敗而先遁年今垂老縱能改往自新作其餘勇臣竊意其筋力之已衰福艾之不足歲月之無多也大將當以智為主而往時蜀士之論以某之勇可以役於人而非可役人者見謂頗之智略誠如陛下之聖詔也利州東路人馬近以三萬計武休諸關所繫甚重如某者敢戰視某齒髮亦視某而較其

愚闇仲為差勝則又誠如陛下之聖詔也然某人在興元久其持身臨事三軍百姓皆熟其人矣臣累年留班行見東南多有稱某者或因東南之望付以萬人之軍如某州等處以試其能臣切意旬歲之閒毁譽自定士夫浮言自息矣某之子某臣嘗薦於陛下至今蒙恩録用臣於某可見無他但竭愚忠仰答聖明耳如某如某蜀士夫皆言非大將之用咸亦為蜀師之憂臣既久病已累上章乞罷而所憂亦無急於此者累嘗具奏伏乞

睿慈早賜留神中外幸甚
允文又奏論蜀大將非材乞別選用曰臣誤以非才叨
被遠使遵奉聖訓兵財之政粗已脩明至於蜀事之蠹
如預借民賦最為重害陛下至捐金錢百萬與州縣對
補命下之日西蜀之民戴德歸仁與天無極今日已往
民政亦裕矣臣采之輿言尚有一事係國安危將士休
戚蜀人日以為憂者三大將是也臣緣久病不能支持
已累上章乞宫觀差遣必蒙聖恩特垂矜允臣於將去

之日無所嬿避敢布愚忠上干天聽伏自臣去年入蜀到金州之初盡得一二大將營私之目悉以上聞乞陛下一振威令以大革軍中之惡習亟蒙聖明曲賜開納上緣西垂無事將材難於考任致小人無知乃以為朝廷闊略寖違軍律稍循宿弊若置不問久必如初甚可慮也某人年垂七十精力有限而天姿暗懦治軍無律縱令子弟私役諸軍織綉雕畫雜作奇巧又公然置正賜庫分明貸賣勒部曲羣飲為自營之計臣所揀汰老

弱輒將指揮使都虞候大請受使臣詭名綰繫存留四
十餘人臣裁減諸軍吏額以去三軍之蠹故為隱占亦
不發遣此雖細故而浸淫不已金州數百萬之取當有
甚焉某人雖未有顯惡而蠢愚無識無以服衆比於教
場立一淫祠臣即日下某處毀拆將軍兵二名託神為
奸者盡行斷配其無知識類此竊慮緩急之際二人之
才必誤國事臣去年冬嘗被御筆謂某多營私某至愚
暗又皆常材不能任職亟當及蚤别議易置伏惟陛下

知人之明洞見二將於萬里之外此堯舜氏之所甚難也臣雖節次具奏而西邊將材絶無卓然者可以副陛下大用日復一日坐糜歲時報國之心有所未盡臣退伏山林抱媿没地矣欲望陛下特留神念於東南諸將中選擇三兩人蚤賜輟遣或不得已求之於廢放中如李顯忠者猶足以加於西師之上而庶幾其心服也至如某人議論術數雖有可取而巧於營利終不免於人言又某州是其積年治生之地恐須更得一軍之長然

後可免後日之慮也臣智識淺短豈能知人材之當否但念陛下恩遇之久委付之專日夜皇皇於此一事不能自已博詢並聽察其迹狀求所以報陛下者惟有不欺與不隱爾伏乞裁察早賜睿斷施行

允文又上言曰臣比嘗具蜀口二三大將上干天聽必蒙睿明察納其說大抵某人愚而無謀某人懦而多欲不獨部曲無所畏服而刻剥私役之弊浸浸復作若一有調發二人者難以責其成功今幸邊方帖然敵於秋

冬決無動息臣愚欲望陛下於此暇時蚤賜推擇若見今主兵將帥官不可輟遣臣詢之輿言求之廢放中而嘗為陛下之所大用者如李顯忠邵宏淵二人或可用於西路或蒙赦其大愆責以來効必員琦劉源二人或可用於東路及金州能洗心自新輸忠報國其次求之西師中吳拱以紀律嚴靜軍士畏愛可以委任其次如李獲之剛勇王承祖之沈鷙梁炳之明練皆有軍中之譽或可仰備采擇若東南大將之材皆未可選用姑置其副如金州以族審

議而精選之聖鑒自無遺照也臣至闇至愚非不自知其言之繆妄而晝之所問夜之所思如前八人者視今所用則有間矣某人已具前奏伏乞睿察

允文又上言曰臣比蒙聖恩許令帶李横皇甫倜前去量材差使臣雖已具申朝廷未敢便發文字付李横實欲見横更加審察及抵建康横來訪臣其犇走甚健視聽如故手足亦不戰動臣已一面帶行然其人在京湖間四十餘年素著威望兵民皆所信服緩急易於結集

比者王炎發行在日面與臣説亦欲得之臣到前路與炎會議炎若必欲得横臣亦當輟留為荆襄之用又臣在建康方滋葉衡韓元吉兩日訪臣數言横舊為建康統制官日臨財至廉治軍有恩至今軍中人猶説服之故横為將為郡三四十年諸處無寸土槖中蕭然實今時將帥所無者故留之於此時時資給之今其勇力尚在功名之念未息比聞江州一軍不過五六千人苗定令赴闕若不再回乞依臣數奏差横主管必著成效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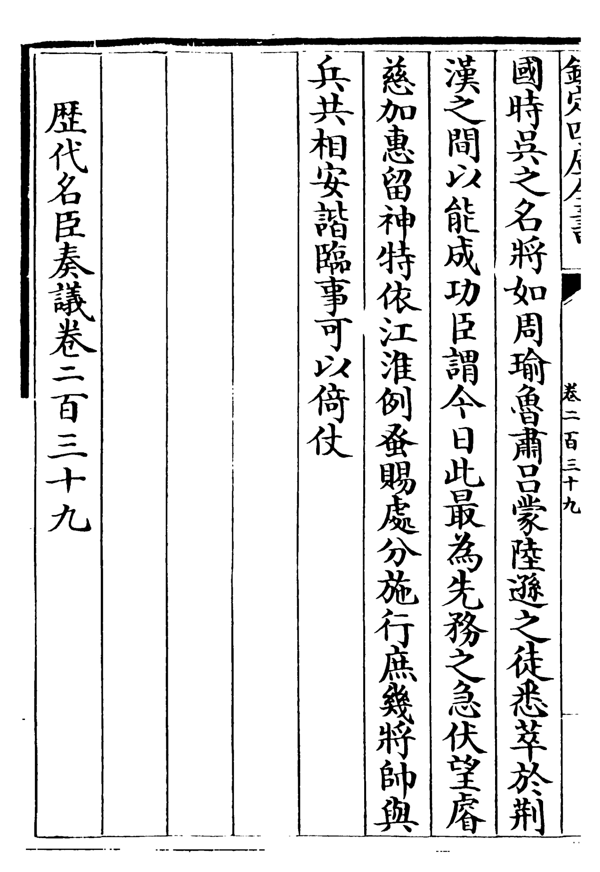
與衡又云各已薦横之材於陛下矣臣不敢隱黙案具

奏知伏乞睿照

允文又上言曰臣比者恭奉聖訓以敵帥驕愎今秋必戰令臣以所見利害不時奏來臣伏惟陛下以睿智英武之資坐策敵於數千里之外前後幾無遺算可謂天縱之聖不世出之主矣方且下問於孤遠之臣使得盡其所見以仰裨萬分此大舜善與人同成湯捨已從人之甚盛德而臣幸親逢於今日也臣据近日探報敵退

伏內郡所屯駐處皆高壘深溝引水自衛既以防我暑月不測進討比益調兩河山東之丁又漸趲移陜西人馬來戍汝虢之間科鐵炭於民間收集工匠打造軍器潛為入寇之計今秋必戰當如聖慮所及無疑臣謂自古攻取戰勝必以大將得人為本而一軍之中不可以無其副蓋疾病死亡人所不免如使倉卒之際四顧無人豈不上誤國事臣於紹興辛巳冬被旨差至江上措置陛辭之日臣亦嘗以此奏知蒙太上皇帝問臣誰可

臣以張子蓋田晟對蒙太上皇帝宣諭云極是在今日使功使過皆可命臣退諭葉義問帶張子蓋同行併令樞密院發文字往江西取田晟而義問不以臣之説為然其後抵鎮江劉錡自楚州那回稱疾不出既無人任大將之責不三數日間遂有瓜洲之敗前後無救應者近事所當鑑也比年江淮諸軍置副都統制士大夫共識朝廷之遠慮而荆襄去朝廷尤遠緩急赴訴不及又邊面賒闊無大江重山之限其利害比江淮尤重在三



國時吳之名將如周瑜魯肅吕蒙陸遜之徒悉萃於荆漢之間以能成功臣謂今日此最為先務之急伏望睿慈加惠留神特依江淮例蚕賜處分施行庶幾將帥與兵共相安諳臨事可以倚仗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九